

明代春凳设计及文化研究

冯律稳, 江牧

(苏州大学,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 **目的** 结合古代文献, 归纳明代春凳在尺度结构方面的特征, 理清明代春凳与靠凳的关系, 阐释春凳在我国传统家具中所展现的与椅类家具所代表的礼仪相反的自在文化。**方法** 运用古代文献, 梳理相关概念, 结合版本学推测《鲁班经》版本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利用格式塔心理学中视觉上的完形理论证明“琴”与“春”的转换, 以图像学视角分析明代图画所展现出的集体无意识, 进而明晰春凳所展现出来的明代文化意蕴。**结论** 明代的凳即为现在所说的长凳, 春凳是长凳的一种, 与靠背凳的区别仅在于靠背, 《鲁班经》中的“琴凳式”条款为“春凳式”, 春凳不同于代表礼仪的椅类家具, 展现了一种淡化礼仪束缚的自在文化。

关键词: 明式家具; 春凳; 鲁班经; 尺度

中图分类号: TB4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22)20-0318-07

DOI: 10.19554/j.cnki.1001-3563.2022.20.036

Design and Cultural Studies of Spring Stool in Ming Dynasty

FENG Lv-wen, JIANG Mu

(Soochow University, Jiangsu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summari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cale structure of the spring stool in Ming Dynasty, clarif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ring stool and the back stool in Ming Dynasty, and explains the free culture of spring stool in Chinese traditional furniture opposite to the etiquette represented by chair furniture. According to the ancient literature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relevant concepts and edition theory, the problems in the circulation of *Lu Ban Jing* were conjectured on. The paper prov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Qin and Chun by Visual Gestalt Theory in Gestalt psychology, analyzed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displayed in the pictures of Mi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conography, and then clarified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Ming Dynasty displayed by the spring stool. The Ming stool is now known as the bench, which contains the spring stool. And the onl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pring stool and the back stool falls on the back. The "Qin stool type" clause in the classic of *Lu Ban Jing* is a "Spring stool type". The spring stool is different from the chair furniture representing etiquette, showing a kind of free culture that desalinates the shackles of etiquette.

KEY WORDS: Ming style furniture; spring stool; *Lu Ban Jing*; scale

1 关于春凳研究的文献综述

春凳, 是机凳中较为讲究的一类。濮安国^[1]在《明清苏式家具》认为春凳尺寸大小差别较大, 可供二人

或多人同坐, 是明代家居生活中普及率很高的一种坐具。既可以在室内使用, 也可以放于室外。关于春凳的研究, 早在德国人古斯塔夫·艾克^[2]的《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中就已经对春凳进行了测量, 由杨耀绘制结构图, 不过书中称春凳为“长椅凳”。但在杨耀^[3]

收稿日期: 2022-05-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 (17BH156);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 (KYCX19_2001)

作者简介: 冯律稳 (1989—), 男, 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家具设计及理论。

通信作者: 江牧 (1971—), 男, 博士,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工业设计及理论、环境设计及理论、设计历史及理论。

《明式家具研究》中重绘的结构图已经改名为春凳。王世襄^[4]在《明式家具研究》也论及春凳, 指出春凳也被称作二人凳, 并对其结构进行了分析。陈乃明^[5]的《江南明式家具过眼录》对苏州的两款春凳做了详细的结构分析和历史文化溯源。魏启君和霍省瑞二人都对春凳是否存在过带靠背的款式以及春凳名称由来等问题进行过论证。总体来看, 明代春凳设计还存在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春凳的尺寸特征、是否存在靠背和与春凳相关古代文献的进一步发掘等。笔者在搜集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 对明代春凳设计中存在的这些问题进行论证, 以增进对春凳设计和相关文化的认识。

2 春凳的尺度特征

从现代查阅的文献来看, 春凳之名最早出现于明代。明代黄一正^[6]编纂的《事物纪原》成书于万历十九年, 卷二十二为《器用部》, 在《木什器类》中载: 机, 音“兀”, 小坐器; 凳, 音“邓”, 长跳(条)坐器, 春凳、靠凳、螺钿凳。清代康熙甲申年(1704年)由陈元龙^[7]着手编写的《格致镜原》, 对凳机的解释直接引用了《事物纪原》中的内容, 对于凳, 《正韵》里写道“凳, 几属”, 认为凳源自于几, 后仍是引用《事物纪原》中的说法。可见, 清朝前期依然认同明代有关“机”和“凳”的解说。成书于明朝末的《三才图会》中, 以插图(见图1)的形式将机、凳被分作两类, 机为单人坐具, 条凳为长条坐具, 此分法与《事物纪原》中相同, 只是未将条凳再做细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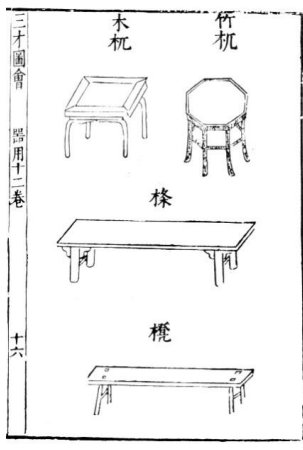


图1 明《三才图会》中的机和凳
Fig.1 Furniture in San Cai Tu Hui

可见, 在明代, 凳专指长条坐具, 凳面尺寸较长, 可供二人或多人同坐。“登”是相对于“机”而言的, 凳长而机短。成书于明万历年间的《鲁班经》收录了大量关于家具制作的内容, 其中“机子式”一则载: 面一尺二寸长, 阔九寸或八寸, 高一尺六寸……^[8]。就其结构和尺寸, 特别是机面的尺寸, 可知机为单人坐具, 与《事物纪原》之“机”相符, 为小型的坐具。

所以, 明代的“凳”即为我们现代观念中的长凳, 是大型的坐具。具体可以分为三类, 春凳、靠背凳和螺钿凳。春凳, 最为普通, 只是长凳, 无靠背, 也无华丽装饰; 靠凳, 相较于春凳, 增加了靠背, 结构更为复杂; 螺钿凳, 重点在于装饰。在明末出现以欣赏硬木自然纹理的明式家具之前, 我国传统家具史上, 更长时间里都是漆器家具。加之可以很好平整木材的刨子还未普及, 木材表面通常无法修整得很光滑, 为此表面涂抹大漆, 既使木材变得光滑, 还起到了防腐防潮的效果。当时的春凳、靠背凳一般也会表面涂漆。而螺钿凳则是更为复杂的漆器工艺, 在漆中嵌入贝壳、兽骨等晶莹之物, 摆出精美花纹。所以, 在明代, 春凳是一种较为普通的长凳, 与现代理解的概念“二人凳”等基本相同。从表1中几款存世春凳来看, 最短的83 cm, 最长的达160 cm。凳面宽度都在30 cm之上, 这应该是与板凳进行区分的重要因素, 板凳座面通常为整板, 宽度较窄, 在20 cm左右。不过, 在文献记载中, 还有比160 cm更长的春凳。雍正年间的档案中有: 同年九月初四, 怡亲王谕, 着做书架一连……春凳二连, 高二尺二寸, 宽一尺一寸, 长一丈一尺, 谨此^[9]。可见, 春凳作为长凳, 长度变化很大, 长者可达一丈一尺, 合363 cm^[10]。

表1 春凳尺寸归纳表
Tab.1 Summary of spring stool size

序号	凳面长度/cm	凳面宽度/cm	春凳高度/cm	春凳来源
1	83	31	39	王世襄《明式家具珍赏》第70页
2	102	42	49	王世襄《明式家具珍赏》第70页
3	111	44	49	陈乃明《江南明式家具过眼录》第14页
4	129	36	41.5	陈乃明《江南明式家具过眼录》第18页
5	160	55.5	48.5	濮安国《明清苏式家具》第122页

然而, 凳成为我们现代理解上的概念, 不再与机有明显的区分, 应是在清代中后期。清代《璜泾志稿·方言》载: “凳之长者曰春凳。事物纪原, 凳, 长跳坐, 有春凳、靠凳。凳之小者曰马机^[11]。”此时, 凳已经成为更泛化的概念, 凳包含了长凳和机。

3 《鲁班经》中的春凳

关于明代春凳, 成书于明代的《鲁班经》从设计角度对其有较为明确的记载。但因版本流传过程中出现差错, 将条目名称“春凳”误作了“琴凳”, 原文如下:

琴凳式

大者看厅堂阔狭浅深而做。大者高一尺七寸，面三寸五分厚，或三寸厚，即软坐不得。长一丈三尺三分，凳面一尺三寸三分大。脚七寸分大，雕卷草双钩，花牙四寸五分半，凳头一尺三寸一分长。或脚下做贴仔，只可一寸三分厚，要除矮脚一寸三分才相称。或做靠背凳，尺寸一同。但靠背只高一尺四寸则止。横仔做一寸二分大，一尺（寸）五分之一厚，或起棋盘线，或起劬脊线，雕花亦而之，不下花者同样。余长短宽阔在此尺寸上分，准此。^[12]

在认定《鲁班经》中“琴凳”为“春凳”过程中，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1) 我国古代凳类家具中应无琴凳一类。古琴在传统“琴棋书画”中居于首位，与琴相关的家具主要是琴桌或琴台，《鲁班经》中有琴桌一则。另外，文震亨的《长物志》中有《琴台》一则，即弹琴之桌。为了起到扩音的作用，琴桌的桌面常会做成中空，或者用空心砖代替，以汉代的郭公砖最为出名。但文震亨并未提及琴凳，而是建议以胡床为弹琴时的坐具^[13]。可见，当时并未出现专门配合弹琴的琴凳。而供弹琴者使用的坐具，既可以是凳，也可以是椅，亦可席地而坐，这些从我国古代流传的画作中可以看出。此外，明清时期较为著名的文学著作，包括《金瓶梅》《红楼梦》等作品中都未出现琴凳。所以，从名称上看，“琴凳”当存疑。

2) 《鲁班经》中描述的结构尺寸与《事物纪原》中的“春凳”一致。从正文来看，《鲁班经》中的“琴凳”由凳腿（脚）和凳面组成，结构与普通的凳子并无不同。其主要特点在于凳面尺寸。根据“琴凳”原文可知，其在尺寸至少有大、小两种。文中重点对大者做了说明，凳面长度为“长一丈三尺三分”，合 416.96 cm，是一种非常长的凳子。另外，我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与西方截然不同的身体观，在对人体工学的理解上也不相同，并不以追求身体舒适为中心目的，在家具设计中形成了独特的尺度观念。《鲁班经》中记载的坐具包括椅凳，共 6 种，座面高度则符合一定的尺度，均在 50 cm 左右（见表 2），这种大“琴凳”座面的高度与其它椅子和凳子基本在同一范围，所以，从座面高度，排除了“琴凳”不为坐具的可能性。因此，从尺

寸角度看，此“琴凳”与琴并不存在联系，而与《事物纪原》中的描述一致，是可供多人同坐的长凳，即春凳。

3) “琴”与“春”存在误用的可能性。我国古代书籍多为木板印刷，木板会因温度、水分等发生开裂，导致印刷的文字、画像中出现裂纹。《鲁班经》中现存最早的当属万历年间的故宫藏本，其影印版收录于《故宫珍本丛刊》之中。但是，此故宫珍本仍是一个存在先天性残缺的版本，书中明确标出缺页，指出此书在印刷之时就是一个内容不全的版本，即在此书之前还有更早的《鲁班经》。除了先天残缺，还存在页面位置错乱、文字讹误等方面的问题^[14]。就“琴凳式”一条内容而言，正文中有一“软”字，无从查其含义，应为错字；在“做一寸二分大，一尺五分之一厚”之句中也有错误，“横仔”作为枱子或拖泥，厚度不可能达到“一尺五分”，而应为“一寸五分”。

另外，从插图来看，《鲁班经》中有关家具的插图，一般会将几件家具组合为一个具有场景性的画面，搭配在文字附近。《琴凳式》与《杌子式》正文同处第二十九页，而有关两则条款的配图则在第二十页，相距很远，且第二十页页码处小字“二十一”标明了第二十一页缺失（见图 2）。结合第二十二页（见图 3）和第三十页，皆为与桌相关的内容和插图。可以推断，现在所标明的第二十页应为第三十页，这种推断可在《续修四库全书》中收录的另一种版本类型《鲁班经》中得到验证。结合“琴凳式”一条内容存在情况，可以断定，万历年间故宫珍本刻板时参照的是一个残缺的版本，“琴凳式”所在页内容有部分损毁，存在文字残缺、不清的问题。此页中的“春”字也应是存在破损，被刻板匠人误当作“琴”字，刻入后期流传的《鲁班经》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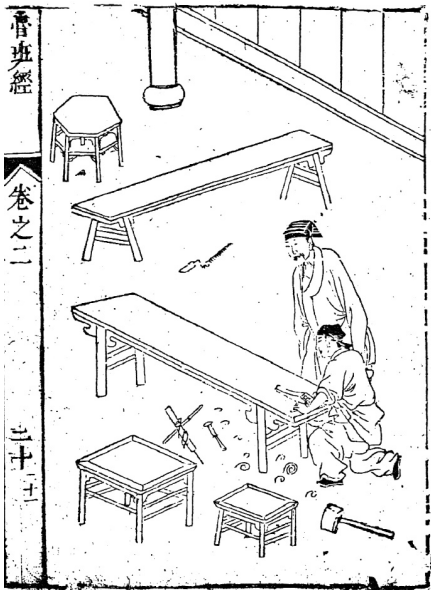


图 2 《鲁班经》中“琴凳式”和“杌子式”
Fig.2 Illustration of "Qin Deng style" and
"Wu Zi style" in Lu Ban Jing

表 2 《鲁班经》中椅凳类家具坐面高度汇总
Tab.2 Height of chair and stool furniture in Lu Ban Jing

坐具类型	古代计量尺寸	转换的现代尺寸/cm
禅椅式	一尺六寸三分	52.16
学士灯挂	一尺五寸五分	49.6
交椅	无	无
板凳式	一尺六寸	51.2
琴凳式	一尺七寸	54.4
杌子式	一尺六寸	5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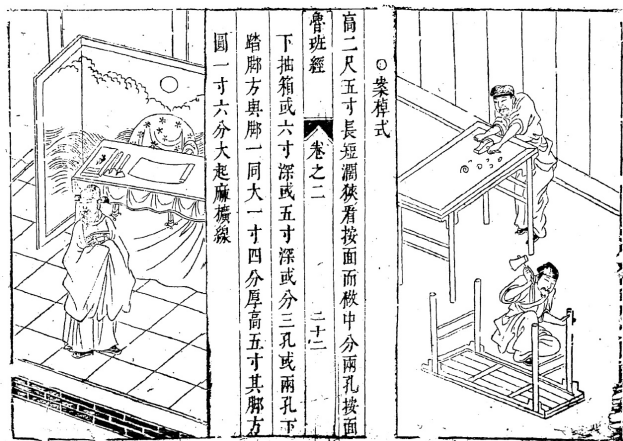


图3 《鲁班经》第二十二页
Fig.3 Page 22 of Lu Ban Jing

“琴”与“春”二者之间的误用，主要是由人的视觉认知造成的。通过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可以很明确地观察到这一点。格式塔心理学也被称作完形心理学，注重对人的意识和行为的研究，“当不完全的形呈现于眼前时，会引起视觉中一种强烈追求完整、对称、和谐和简洁的倾向，换言之，会激起一股将它‘补充’或恢复到应有的‘完整’状态的冲动力，从而使知觉的兴奋程度大大提高。”^[15]例如中断的直线、缺了一角的三角形，人们会产生将其视作完整的直线、三角形的视觉冲动。对于印刷的文字，同样可以被看作图形，《鲁班经》中的“春”字在发生破损之后，呈现为不完全的形，刻板匠人受到视觉刺激，要将这个不完全的形补充完整，但因为这个不完全的形与“琴”相似，加之“琴凳式”一条附近有“小琴桌式”条款及带有古琴的插图，最终引导匠人将残破的“春”误认成了“琴”，从而使得“春凳式”变成了“琴凳式”（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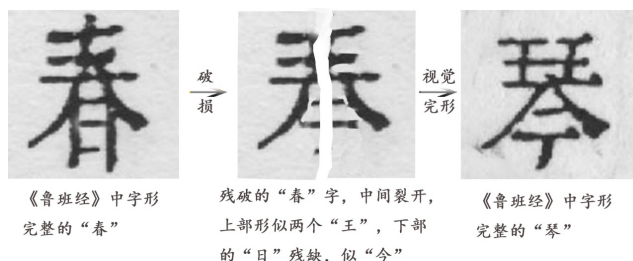


图4 “春”字到“琴”字的变化过程
Fig.4 Transformation from "Chun" to "Qin"

结合明代《事物纪原》中对春凳的描述、《长物志》中琴台以及《鲁班经》中“琴凳式”所在页成书之前存在残缺的特点，同时“春”字在残缺后存在被看作“琴”字的可能性，综合推断，“琴凳式”真正所指应是“春凳式”，“琴”字只是“春”字的视觉错误。春凳作为明代社会中广泛使用的一种家具，被收录进《鲁班经》中也更为合理，与《鲁班经》广泛

记载各个种类家具的实际情况相符。在认定“琴凳式”为“春凳式”之后，结合正文描述，可以看出，明代的春凳尺寸上有大小之分，大的长度可以超过一丈。

4 关于春凳“靠背”问题的探讨

明代春凳是否存在靠背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魏启君在《春凳考略》一文中认为，春凳曾存在过带靠背的样式。其依据源自明代小说《金瓶梅词话》第六十回潘金莲在骂丫头时说：“贼淫妇！……你斑鸠跌了弹也，嘴答谷了！春凳折了靠背儿，没了的倚了”。^[16]从“春凳折了靠背儿，没了的倚了”这句话中推断，春凳曾有靠背。^[17]但是，霍省瑞则持相反观点，认为春凳没有靠背。首先，潘金莲所骂之言的关键在于“折”字，“折”在汉语中语意丰富，有“折断”“折合、抵换”“缺失、缺少”等意，故通过潘金莲所骂之言，并不能准确说明春凳是否带有靠背；其次，根据古人对“凳”这一概念的理解，特别是张慎仪在《蜀方言》中“坐具无背曰凳”之句，明确了凳没有靠背，而“春凳”作为凳的一种，自然也就没有靠背；再次，结合现存实物，鉴于德国人艾克（Ecke Gustav）《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中收录的春凳等都无靠背，霍省瑞整体认为春凳不存在靠背。^[18]

对于明代春凳是否有靠背的问题，魏启君和霍省瑞二人的论证仍存在不完善之处。第一，现存实物基本都是不带靠背的春凳，但这并不能证明带靠背春凳不存在或未存在过；第二，相关研究者也会受到历史局限性和地理局限性的影响，若以现存实物为主要研究对象，则仍然无法判定春凳是否存在靠背；第三，仅以潘金莲“春凳折了靠背儿，没了的倚了”作为依据，仍无法充分证明春凳有无靠背。

上文已知，明代《事物纪原》中关于凳的解释，认为凳是长条坐具，分为春凳、靠凳和螺钿凳。螺钿凳所指在装饰，可以先不做考虑，清代《璜泾志好·方言》在对春凳的解释中引用《事物纪原》之语，省略掉了“螺钿凳”。所以，当时的长凳主要分为春凳和靠凳两种，区别应在于是否有靠背。在《鲁班经》中《春凳式》一则，其前半部内容描述的为长凳，说明其为春凳，而后半段有：“或做靠背凳，尺寸一同。但靠背只高一尺四寸则止”。意指靠背凳的结构尺寸都与前文所说的春凳一致，只是要加一个高一尺四寸的靠背。可见，春凳和靠背凳的差别只是春凳没有靠背，这与《事物纪原》的说法一致。因此，春凳和靠背凳是两种不同而又有紧密联系的凳子，二者的区别仅在靠背的有无，即春凳无靠背，而靠背凳则是加了靠背的春凳。那么，潘金莲所说“春凳折了靠背儿，没了的倚了”，是指失去了靠背的靠背凳。因此，明代的春凳无靠背，有靠背者为靠凳（或靠背凳）。但二者关系较为紧密，这也是《鲁班经》中将有关二者设

计的内容放在一起的原因。

5 明代春凳的文化意蕴

明代已经广泛使用“春凳”这一名称。徐咸^[19]在《西园杂记》说明了“春凳”以“春”为名的原因：四时之景，惟春为可乐。……故桌曰春台，凳曰春凳，……酒曰春酒，饼曰春饼……皆春时燕乐之具……。春凳以“春”为名，反映了农耕社会对季节的重视。“春”是农耕社会中重要文化符号，被视作希望、开始、生命等美好事物。明末《六十种曲·三元记》中描述了春凳与春台组合使用的场景：“春台春凳摆得能，端正！安排春盛十来层，齐整！东阳美酒七八瓶，忒盛！正好猜拳掷色赌输赢，行令！”^[20]。众人坐着春凳，享用摆在春台上的春盛，同时猜拳行令，气氛轻松娱乐，展现了人们对春的热爱之情。

图像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其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图像学解释。通过对图像的分析，去解释其背后所隐含的意义和内容。明代中后期是我国版画大发展的时期，版画作为图像，除了展现与之相对应的小说、戏曲等的文字含义外，还有自身的独特性，特别是经过长时间发展而定型下来的图像，以“雷同”的方式出现在不同的小说戏曲等题材之中，呈现了一种当时社会观念的集体无意识，即在当时社会具有普遍共识的观念。在《金瓶梅词话》（见图5）和明万历年间的《红梨记》（见图6）中，都有两人坐在一春凳之上下双陆棋的画面。虽然展现故事情节不同，但两幅画面仍显示了很强的相似性，都是在明亮的厅堂正前方，摆下一张春凳，二人轻松自在地坐在两端，中间摆放双陆棋盘。两幅画面以近乎程式化的表现方式，展示了春凳在当时民众心中“集体无意识”^[21]

的“惟春为可乐”的意蕴。除了在室内，春凳还出现在了街市店铺之中，摆放在店铺外侧，供客户、游人歇脚。在《金瓶梅词话》中，第十九回“草里蛇遛打蒋竹山”的“蒋竹山医家”、第六十回“西门庆官作生涯”的“本衙绸缎”、第八十七回“王婆子贪财忘死”的“重罗白面”，都摆放了春凳，且出现在画面中的位置都相同（见图7）。其中“蒋竹山医家”和“本衙绸缎”中的春凳，还明显看出凳面四边为攒框板结构，中间或木作硬屉或藤编软屉。在展现江南繁华景象的仇英版《清明上河图》中，几家店铺外侧则是摆放了比春凳多了靠背的靠背凳，且数量较多，但所展现意义与春凳相同（见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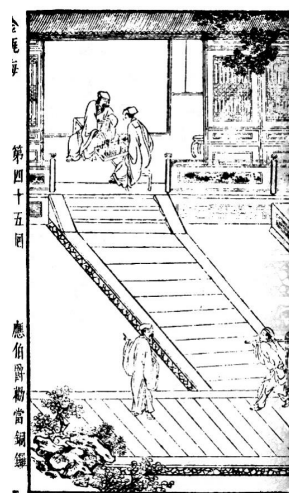


图5 明《金瓶梅词话》插图

Fig.5 Illustration of Jin Ping Mei Ci Hua in Ming Dynasty



图6 明万历《红梨记》插图

Fig.6 Illustration of Hong Li Ji in Wanli of Ming Dynas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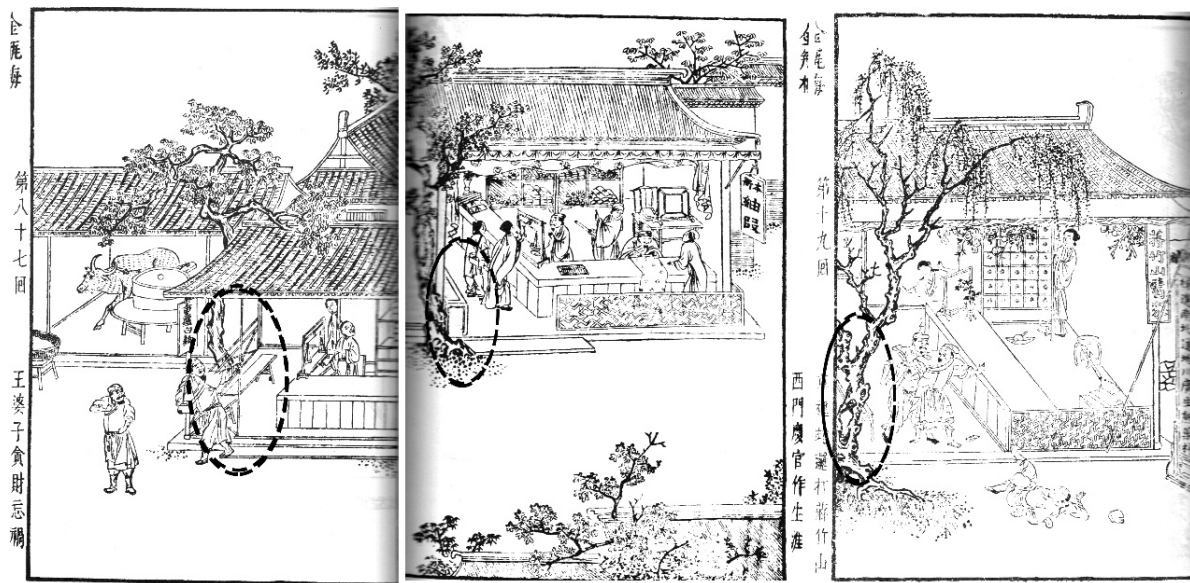


图7 《金瓶梅词话》店铺中的春凳

Fig.7 Spring stool in the shop of Jin Ping Mei Ci Hua



图8 仇英版《清明上河图》店铺中的靠背凳

Fig.8 Back stools in the shop of Qiu Ying's *Along the River During the Qingming Festival*

我国传统家具中存在较为明显的礼仪观念,交椅、扶手椅、靠背椅乃至杌子,通常会与人的身份相关。然而,春凳却与之相反,它由“春”的“可乐”延伸出一种更为亲切的、不受礼仪束缚文化特征。在春天的节日中,大家同坐在春凳之上,围着春台品尝美食美酒;本来有尊卑之别的人可以坐在同一春凳之上,打双陆棋;在闹市之中,人们都能以游人、顾客的身份坐在店铺边的春凳之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春凳独有的公共性,也正与“春”之乐为大家共有相同。

春凳后来之所以会与男女情爱相连,主要原因是受到当时市民文学的影响。市民群体相对于传统农耕人群,对于季节依赖较小,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对“春”原本的敬畏之情。明清文学作品中虽然有一些男女情爱与春凳相关,但这只能说明春凳在古代广受欢迎,是一种普通常见的坐具,就连《红楼梦》中宝玉挨打后也是被放在了春凳之上。从符号学角度来看,“春”作为一个带有意义的符号,在社会变革中意义发生了转移。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市民阶层逐渐扩大,与农耕文化疏离,“春”所代表的朴素之美,一定程度上被市民享乐色彩的男女情爱所取代。

6 结语

春凳作为一种长凳,是我国传统家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事物纪原》《鲁班经》《金瓶梅》,以及仇英的《清明上河图》等图文资料,可以看出春凳在明代时已经深入到人们生活之中。春凳以“春”为名,体现了人们对“春”这一文化符号美好寓意的向往。更为重要的是,与春凳相关的吃春盛、喝春酒、掷色行令,以及在街市中供顾客休息等活动,说明春凳不同于代表礼仪的椅类家具,展现了一种淡化礼仪束缚的自在文化。

参考文献:

- [1] 濮安国. 明清苏式家具[M]. 北京: 故宫出版社, 2015. PU An-guo. Suzhou-styled furniture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M]. Beijing: Palace Museum press, 2015.
- [2] 古斯塔夫·艾克. 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中文版)[M]. 高灿荣, 译. 中国台北: 南天出版社, 2016: 83-85. ECKER G. A study of Chinese Huali furniture (Chinese version)[M]. GAO Canrong, Translated China Nantian Publishing House, 2016: 3-85.
- [3] 杨耀. 明式家具研究[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6: 54-55. YANG Yao. Research on Ming style furniture[M].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1986: 54-55.
- [4] 王世襄. 明式家具研究[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43. WANG Shi-xiang. Research on Ming Style Furniture [M]. Beijing: Life · Reading · Xinzhi Sanlian bookstore, 2008: 43.
- [5] 陈乃明. 江南明式家具过眼录[M]. 杭州: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9: 14-19. CHEN Nai-ming. A glance at Jiangnan Ming style furniture [M]. Zhejiang: Zhejiang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19: 14-19.
- [6] 黄一正. 事物纪原[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HUANG Yi-Zheng. Wu Gan Zhu[M].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5.
- [7] 陈元龙. 格致镜原下[M]. 江苏: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 1989: 599. Chen Yuanlong. Gezhijingyuan Xia[M]. Jiangsu: Photocopy of Guangling Ancient Book Printing Press, 1989: 599.
- [8] 午荣. 新镌京版工师雕斲正式鲁班经匠家镜[M]. 李峰, 注解.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3: 185. WU Rong. The New Engraving of Lu Ban Jing Gong Jia

- Jing[M]. Li Feng, Notes. Haikou: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2003: 185.
- [9] 朱家潘. 雍正年的家具制造考(续)[J]. 故宫博物院院刊, 1985(4): 79-87.
ZHU Jia-jin. Textual Research on Furniture Manufacturing in Yongzheng (Continued)[J]. Palace Museum Journal, 1985(4): 79-87.
- [10] 丘光明. 中国历代度量衡考[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2.
QIU Guang-ming. Chinese weights and measures in past dynasties[M]. Beijing: Science Press, 1992.
- [11] 施若霖. 璜泾志略: 八卷[M]. 排印本, 1940: 28.
SHI Ruo-lin. Huang Jing's Manuscripts: Eight Volumes[M]. Typeset, 1940: 28.
- [12] 江牧, 冯律稳, 解静. 鲁班经全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547-548.
JIANG Mu, FENG Lv-wen, Xie Jing. Complete Works of Lu Banjing[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8: 547-548.
- [13] 文震亨. 长物志[M]. 胡天寿, 注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7: 195.
WEN Zhen-heng. Chang Wu Zhi[M]. Hu Tian-shou, Notes. Chongqing: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2017: 195.
- [14] 江牧, 冯律稳. 北图-故宫本《鲁班经》版本特征分析及其演变[J]. 创意与设计, 2017(5): 14-17.
JIANG Mu, FENG Lv-wen. The Version Features and Evolution of Lu Ban Jing in Version of Beitu-Gugong[J]. Creation and Design, 2017(5): 14-17.
- [15] 鲁道夫·阿恩海姆. 视觉思维 审美直觉心理学[M]. 滕守尧, 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ARNHIM R. Psychology of Visual Thinking Aesthetic Intuition[M]. TENG Shou-yao, Translated.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8.
- [16] 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词话(第六十回)[M]. 中国台北: 里仁书局, 2017: 937.
Lanling Xiao-Xiao-Sheng. Jin Ping Mei Ci Hua (60th Chapter) [M]. China Taipei: Li Ren Book Company, 2017: 937.
- [17] 魏启君, 孔令彬. “春凳”考略[J]. 红楼梦学刊, 2009(3): 313-318.
WEI Qi-jun, Kong Lingbin. Research on "spring stool"[J]. Journal of Dream of Red Mansions, 2009(3): 313-318.
- [18] 霍省瑞. “春凳”与“春’凳”——兼与魏启君、孔令彬先生商榷[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13(3): 114-118.
HUO Xing-rui. "Spring Stool" and "Spring" Stool—Discussion with Mr. Wei Qijun and Mr. Kong Lingbin[J]. Journal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1, 13(3): 114-118.
- [19] 徐咸. 西园杂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91-92.
XU Xian. Miscellaneous Notes of Xiyuan[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5: 91-92.
- [20] 毛晋. 六十种曲·三元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14.
MAO Jin. Sixty Kinds of Songs. Sanyuanji[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8: 14.
- [21] 赵敬鹏. 论《水浒传》人物性格的图像显现及其程式化[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3): 124-132.
ZHAO Jing-peng. On the Illustrative Character of the Water Margin and Its Stylization[J].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0(3): 124-132.

责任编辑: 陈作